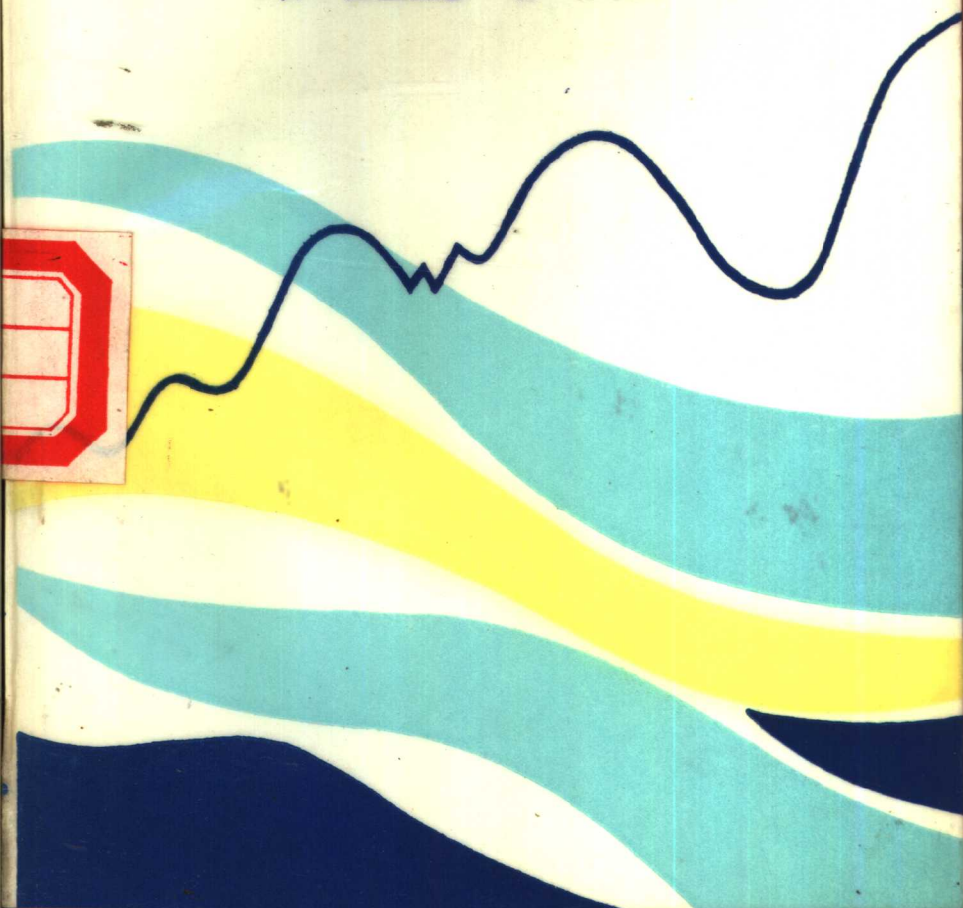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符号学入门

[日] 池上嘉彦 著 张晓云 译



HO

7

符号学入门

〔日〕 池上嘉彦 著

张晓云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五年 北京

池上嘉彦 著
記号論への招待

本书根据日本岩波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符号学入门
(日) 池上嘉彦 著
张 晓 云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24 千字
1985 年 12 月第一版 1985 年 12 月西安第一次印刷
书号: 7345·005 定价: 1.00 元

译者的话

符号学产生于本世纪初。这是一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问，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科学。它之所以受到国外文化界的重视，是因为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了解、分析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国外的研究表明，符号学的观点可以用于分析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等各种领域里发生的某些现象和问题，在处理理论和实际问题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如果是作为吸收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译者以为向国内介绍符号学是有价值的。

由于这个原因，译者怀着很大的兴趣投入了这本书的翻译，但由于对符号学这门新知识毕竟知道得很少，在翻译过程中自然是困难重重。幸而得到北京大学金克木先生的指教。金老一向关心国外新学科的发展动态，也热心向国内介绍新知识，这一次也是同样。他不顾年高事忙，为译文逐字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使翻译少走了不少弯路。此书得以译出，可以说完全有赖于金老的赐教。在此谨向金老表示深切的感谢。

此外需提及的是：本书得到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重视；于清高同志还于繁忙之中译出第四章的初稿。不过终因本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恐仍有错讹之处，敬请各位前辈和读者指正。

一九八五年二月底于北京

致 中 国 读 者

拙著《符号学入门》译成中文，即将和中国读者见面。对此，我深感荣幸。

近年来，“符号学”正以各种形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符号学入门》，就是应日本出版社的请求，为广大读者写的一本通俗读物。

凡是对“符号学”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人们对“符号学”的看法不尽相同。拙著的特点，在于着意从语言学的角度阐述“符号学”。这固然首先是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专业是语言学，但更主要的是本文所述的“语言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符号学”的基础所在。事实上，“语言学”中处处都有形无形地包含着“符号学”。正如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语言”同文化和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有着深刻的联系。我认为把拙著译为中文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符号学”的实践。我很想听听中国读者对这本是为日本读者而写的《符号学入门》一书的意见。

最后谨向为拙著的中译本付出过辛勤劳动的译者和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表示谢意。

作 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的再发现

——从语言到符号——

什么是符号，什么是记号？	(1)
“创造语言”	(2)
命名行为	(3)
话语的牢狱	(4)
“使用符号的动物”	(6)
有关语言的新认识	(6)
语言只是单纯的手段吗？	(7)
作为文化的象征的语言	
——新的语言观 (1)	(8)
理解方式的逻辑	(9)
理解方式的方向性	(10)
对美学功能的关注	
——新的语言观 (2)	(11)
“Kappa rappa kapparatta” (河童偷了喇叭)	
.....	(12)
hama + kuri = hamaguri (海滨 + 栗子 = 文蛤)	
.....	(13)

作为文化模式的语言

——新的语言观 (3)	(14)
时间会说话, 空间能发言	(15)
行为方式背后的“习惯”	(16)
绘画、电影与故事	(17)
幻想、神话与梦	(18)
婚姻、城市与建筑	(19)
意义作用——表现——传达	(20)
意义作用的两极	(21)
“语言是精神, 精神是语言”	(22)

第二章 传达的通讯和解译的通讯

——关于传达的考察——

通讯	(24)
传达的结构	(25)
“理想的”传达	(26)
“代码”的作用	(27)
“机械的”传达和“人的”传达	(28)
“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	(29)
“代码”和“语境”	(31)
“解译”与“解释”	(32)
以“发讯者”为中心和以“收讯者”为中心	(32)
无意义诗	(33)
“占卜”	(35)
通讯的另一种形式	(35)

“符号现象”与“推理”	(36)
“推理”与“代码”	(37)
“谚语”	(38)
“迷信”	(39)
侦探以及医生的推理	(39)
“假设性推理”	(40)
“假设性推理”与人的通讯	(41)
“意义”的意义	(42)

第三章 创造的意义与被创造的意义

——关于意义作用——

一、符号与意义作用	(44)
“传达”与“意义作用”	(44)
“符号”与“符号功能”	(45)
“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	(45)
“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的非对称性 ..	(46)
符号中的“相同”与“不同”	(49)
“分解”与“差异”的作用	(51)
“分解”与“动机”	(52)
“emic”与“etic”	(53)
“不变项”与“可变项”	(54)
“符号形式”	(56)
“二重分解”	(57)
“符号内容”	
——是“意义”还是“指示物”？	(60)

“连续性”的保证和“一般化”的可能性···	(63)
处理新经验的框架·····	(66)
“意义”与“指示物”的力学·····	(67)
“规约性”与“非规约性”·····	(69)
“类象”、“标志”、“象征”·····	(71)
二、分解与意义作用 ·····	(75)
“分解”与“代码”·····	(75)
代码与意义作用·····	(75)
“示差性特征”·····	(77)
“对立”与“中和”·····	(79)
“有征”与“无征”·····	(80)
“指示义”与“内涵义”·····	(83)
三、符号与句法 ·····	(85)
代码中的“语义学”规定和“句法学”规定···	(85)
句法对“外界”的依赖程度·····	(86)
以语言为例·····	(88)
作为讯息处理手段的句法·····	(89)
“基础规则”和“变形规则”·····	(90)
分解和句法规则·····	(91)
句法规则与创造性·····	(92)
幼儿掌握语言的过程和句法·····	(92)
句法的样式——“线性”·····	(93)
依靠空间配置的句法·····	(94)
为什么会有线性?·····	(98)
句法特征与意义特征的关系·····	(98)
“范列式”和“句法式”·····	(100)

句法等级的意义基础·····	(102)
意义性选择限制·····	(103)
作为句法性范畴的“词类”和意义特征·····	(105)
创造的可能性·····	(106)
“惯用语”现象·····	(107)
四、“文本”与“说话主体” ·····	(111)
“句法单位”和“文本”·····	(111)
在“语言”中·····	(112)
规定“文本句法”的代码·····	(112)
微观整合性·····	(113)
宏观整合性·····	(117)
文本与“说话主体”的人·····	(120)
动物的环境世界·····	(121)
代码的约束力·····	(122)
依靠“立体”的文本的补充完善·····	(124)
“框架”与“格式”·····	(125)
文本的所在·····	(128)
“文本”与“语境”的中和·····	(129)
“主体”的意志与意图·····	(130)
作为代码的文本的“体裁”·····	(131)

第四章 符号学的扩展

——读解文化——

一、从符号的“美的功能”向艺术符号学、诗学扩展 ·····	(134)
--------------------------------------	-------

“结构”与“功能”	(134)
“实用的功能”与“美的功能”	(135)
如何传达?	(136)
“美的功能”与创造性	(137)
脱离“代码”	(137)
“代码”与“讯息”的紧张关系	(139)
“异化”与“必然性”	(142)
“美的讯息”与“规约性”	(143)
意义作用的丰富性	(145)
“美的讯息”中的反复	(146)
句法层次中的非等价性与惯用语化	(147)
作为形成意义的场所的“美的讯息”	(149)
二、向文化符号学发展	(150)
为何论述语言?	(150)
语言活动与文化活动	(151)
作为“符号”的文化对象	(152)
从莫尔斯电码到姿势	(152)
礼仪和衣服	(154)
“工具”是不是符号?	(155)
作为“符号内容”的“文化价值”	(157)
“说话的符号”与“不说话的符号”	(159)
语言与文化的相同性	(161)
“民间传说”	(161)
“迷信”与“游戏”	(162)
日语与日本文化	(164)
“对立”与意义作用	(164)

从“无征”到“有征”	(165)
“双重意义性”	(166)
作为“对立空间”的世界模式	(167)
“中心”与“边缘”	(168)
作为文化结构的“狂欢”	(170)
作为批判性学科的符号学	(172)

第一章 语言的再发现

——从语言到符号——

什么是符号，什么是记号？

当我们谈到“符号”一词时，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呢？虽然各人情况不同，但一般会想到诸如表示单行道和禁止入内的交通标志，表示正负数的数字符号，表示学校、山脉位置的地图标志等等。如果是考生，他也许会想到考卷上常常有这样的话：“请把答案以符号形式填入规定的栏目内”。这时，(1)、(口)、(a)、(b)等常常作为任意选择的答案符号而被使用。

以上例子所代表的“符号”，并未使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因为在人们的意识里总认为，“符号”不过是某种事物的代号而已。但实际上它的真正意义所在，是采用一一对应的方式，把一个复杂的事物用简便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代符号学中谈到的“符号”实际上与上述符号基本上没有关系。上述符号恐怕称之为“记号”更合适，即在正确理解所规定的内容的基础上，以更简便易懂和一一对应的方式表现原来的内容。也可以说它类似弹玻璃球的游戏，把玻璃球当作实际内容的记号，放在同一位置上。虽然有“把文化作为符号来理解”的说法，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用具有上

述意义的（可称之为“记号”的）“符号”去套文化的各种现象。

现代符号学中谈及的“符号”，超出了以上所讲的“符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个例子。

“创造语言”

当问及“为什么要作诗”这样一个问题时，有个诗人回答说：“为了打破日常语言的符号性。”在日常语言中，语形与语义之间的连接是约定俗成的。只要我们使用日常语言，我们就只能在这个已经被许多习惯性的日常语言所规定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习惯性的重复。诗人的意图是：动摇一下这种习惯，变动一下语形和语意之间原有的连接（如“冰柱形的火焰”这种比喻就是一例），并把这种由新鲜的语汇创造出来的意思，当作超越日常生活的手段。

只要新的语汇具有某种意思（或能当作意义解释），那么它就是“符号”，已不再是按照习惯去表现旧有内容的“记号”，而是新诞生的“符号”；由这个“符号”所产生的新内容给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新知识。这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不同于神学意义的“创造语言”的活动。

一说到“创造语言”，人们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但实际上，这种“创造语言”的事情是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进行着的。清晨听见小鸟的鸣啭，就预感到这是快乐的一天，所谓“一叶知秋”也是一例。在这里“符号”被创造出来了。人们不仅掌握约定俗成的“符号”，而且正在努力创造新的“符号”。

现代符号学所论证的“符号”就是上述这种“符号”。

这种“符号”没有约定俗成的“记号”的固定性。可以说它们是更加柔和的东西，至于称它们为“符号”这一点是否合适，我们并没有把握。

在有关现代符号学的争议中，经常使用“符号现象”（或“符号过程”）以代替“符号”一词。这种作法就是考虑到上面的因素。在这里起基本作用的是人类称之为“给予意义”的行为，即给予某种事物以某种意义，从某种事物中领会出某种意义。凡是人类所承认的“有意义”的事物均成为符号，从这里产生出了“符号现象”。人们不断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着这种类似“创造语言”的活动。现代符号学所关心的就是探讨这种活动的原型和本质。换言之，现代符号学关心的是人类的“给予意义”的活动结构和意义，即这个活动如何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维持并改变了它的结构。

命名行为

人类的“给予意义”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是依靠“语言”的使用进行的。如果对这种说法难以理解的话，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已经习惯的、固定化的层次中掌握语言的。追根寻源，我们最好从语言的最初产生开始探讨。最切近、简单的例子是日常生活中的“命名”行为。

比如说你为自己养的狗起名叫“小东西”。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当然是为了区别于其它的狗。那么怎样区别呢？首先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只狗对自己来说，具有不同于其它狗的特殊价值。（参照人类命名，就更清楚了。每个人都有名字，而狗则不然。——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由于赋予特别的名称，使其不能为其它所代替，从而完成了给予意义的活

动，明确了自己与其它的关系。

对为之命名、使之明确化的对象，如自己亲近的人、精心饲养的狗等，我们无须清楚了解它们的本来面目和性质。比如，某个集团的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命运是被某种身外之物支配着的，他们为这个东西起名叫“布波”。（这种场合，也有因忌讳命名而以单纯的“图案”——如⊕——代替，或者虽有名称却忌讳说出口；但在表现其内容时，无疑会产生“符号”。）而且，人们还会为这个被称为“布波”的身外之物工作（如祈祷、供奉祭品），以便得到这个支配着自己行动和命运的身外之物的喜欢。但在此过程中“布波”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也许始终也不清楚。

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人们想通过命名，假想某物的存在，并根据与自己的关系，给它规定一个位置。“布波”这个符号是人类尝试抓住某个未知物，根据与自己的关系给予它意义，把它引导到我们这个世界中来的产物。略加思索即可得知：从这种宗教性象征和难以捕捉的艺术性理想起，直到诸如假定某未知的基本粒子或行星，进行理性论证的自然科学的尖端领域，符号给予未知物意义的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

通过依靠语言（或一般性符号）进行“给予意义”的活动，人类不断地从自身力量，根据与自身的关系，捕捉未知的，与人类无关的现象，把它们编进自己的文化世界，使我的生活世界更加丰富。

话语的牢狱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人类的符号行为里，除了有称之为

“创造性”的一面外，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面。

我们再一次以语言为例探讨一下。幼儿咿呀学语的过程是幼儿对本来一无所知的自己的周围世界整理的过程，也是建立秩序的过程。例如：当“妈”这个音分化成“妈妈”时，他就懂得了母亲是“给自己食物（而且还为自己做各种其他事情）的人”，应该区别于“吃的东西”。外语的掌握也是如此。懂英语的人如果学日语，他就知道，同样是“兄弟（brother）”，年长者（“哥哥”）和年少者（“弟弟”）在语言习惯上是由不同的意义区别的。

幼儿也好，外国人也好，就是这样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随着掌握一种语言，掌握了一种“给予意义”的体系。

这个过程无疑基本上是通过已经谈到的那种符号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对于幼儿来说，他是在构筑一个完全未知的新世界，对于外国人来说，他是在构筑一个与自己本来的语言世界性质不同的新世界。只是不论幼儿还是外国人都不是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主观的方法创造新的世界。他们所掌握的是一个由固定了话语“代码”所维系的既成世界的秩序。

我们知道，无区别地把“妈妈”这个词用于自己的母亲和其他同龄妇女的婴儿，总是被周围的人们提醒，不允许他们采取这种应用方式。对于要求掌握日语的外国人来说，没有拒绝区别“哥哥”和“弟弟”的自由。学习一种语言，也就是学习一种特定的应用方式——一种“意识形态”。

“给予意义”的体系一旦被掌握，作为习惯被确立，它将变成束缚、支配已经掌握了它的人的“牢狱”。掌握者现